

## 楊積德双喜齊臨

以敦厚樸實、任勞任怨著稱之平院三十七級楊積德同學任臺北火車站旅客主任有年，自矢工作報「路」，立志增「產」報國。最近調升調度員，太座復添麟兒，双喜臨門，無怪楊兄滿面春風，秃額生光正所謂「積德」之家，必有餘慶云。

## 劉立中，王永鐸二同學

### 双貽鼓盆之戚！

平院廿三級劉立中同學與王永鐸同學，同窗共事，友好甚篤。二君夫人亦均賢淑勤儉，往還甚密。年前劉夫人齊環霞女士罹患痛症，刀圭無效，纏綿床褥者半年於茲，雖經劉同學多方張羅求治，仍無起色，終於八月十日清晨一暝不視，遺有子女四人，皆在髫齡。詎知時隔三週，王同學夫人馬英蘭女士又於同月卅一日清晨病逝八堵寓邸，遺子女各一。據聞王夫人初僅以貧血，頭痛小恙，竟致突發腦溢血，為時

多禍福，親友得訊，無不驚悼。北市極樂齋儀館內兩番素車白馬，極盡哀思，而劉，王二同學中年喪偶，稚兒啼母，睹物傷懷，

## 憶唐院

柳克述

民國十一年秋季，我考進唐山大學，後來又會轉學到南洋，不過在唐山的時間比較久一點，我現在就唐院生活值得回憶的感想報告一二。從民十一到現在，整整卅年，一切往事不免有點模糊，但是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至今印象還很深刻的，却有两點：第一，就是學風的淳樸。唐院設在北寧線上，約當天津至山海關的中途，環境樸實恬靜，絕無北平天津等處都市的繁華喧擾，同學們心無二用，大家都是很用功的。加以唐院前身，原名唐山路礦學堂，顧名思義，同學們研究的目的，不是築路就是開礦，可謂簡單明瞭，實實在在。因之校中蔚成一種讀書求知與乎學以致用的風氣，非常濃厚，經久不衰。第二，就是愛國的熱烈：說來

其情何堪！惟是人生夢幻，造物主宰，修短有數，徒悲無益，願二君勉效古人齊一死生之達觀，善視遺孤，為國珍重焉。

來是很淳樸，很沉靜的，但是一旦遇到國家有重大的事情發生時，例如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以及民國十五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等等，則同學們的反應都非常的熱烈。我嘗研究其原因，一方面當然是因為當時北京政府的腐敗，唐山恰與那時政治中心的北京為近鄰，所見所聞比較真切。青年們的是非心，本來是最敏感的，自然易於激起其愛國心，並發揚其革命性。一方面則是有感於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例如從天津到海關的鐵路沿線都駐有日本軍隊，以及開灤廣大煤礦區都在英國人的勢力之下，就是很好的說明。所以唐院同學們平日儘管十分用功讀書，一旦有事，則其愛國熱與反抗熱就一發而不可遏了。以上兩種風氣，可謂相反相成，及